

我爱购物

吴晓璐

现在我很喜欢逛街，周末是肯定会到各大商场逛一天，就连平时，也会抽空出去。其实我小的时候讨厌跟在妈妈后面去逛街。那时候大概是九十年代初吧，我也不过才几岁，购物场所的软、硬件条件根本没法和现在比，买东西的过程简直就是遭罪。

就拿我住的沙坪坝来说吧。那时候，沙坪坝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型购物商场，只有一个沙坪坝百货公司，好像就两层楼，面积也不是很大，就在现在的沙坪坝商社的位置那里。底楼是卖日用品的，像什么锅碗瓢盆之类，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百货，但记不太清楚了。二楼是卖服装为主的。这个百货公

司在那时候可是炙手可热的，一到了周末，里面全是人，要挤进去都不容易，只能随着人流缓慢地移动。里面的货品也不是很多，可是价格可贵的吓人。那时候出售的衣服上不像现在有吊牌，有衣服的定价，完全是百货公司自己贴的价格标签，还不能讲价！衣服是陈列在柜台里面的，可远观而不可近赏。

后来有了一些私人的门面，集中在现在的三峡广场那里。一整条街都是卖服装的门面，可以讲价，在这里买东西就看看你会不会砍价。这里的服装质量确实不怎地，而且大部分店面里，衣服的代码是不齐全的，每个款式在

往只有only one，而且都是小码，我小时候可是个胖小姐，任凭我怎样吸气收腹，都没法把自己塞进那小得可怜的衣服里面去，害我不止一次下决心要把自己饿成林黛玉。

有时也去朝天门，那时候，朝天门刚开始搞服装批发，硬件很差，批发市场里没有空调，只有几把破吊扇有气无力地扇出点热风。更要命的交通极其不便，往来于沙坪坝与解放碑的公交车好像就只有215路。每次都是在一大群都望眼欲穿的人堆里，苦苦等候，站得脚都快断掉了，才有一辆老爷车姗姗来迟，于是轰地一声，大伙马上挤上去，还有从窗子里爬进去的。提着大包小包，在“挤压压”中完成购物。

这哪里是在享受购物啊，完全是在受罪！所以每次妈妈带我出去，我都撇着嘴，心不甘情不愿地跟在妈妈后面，还不时嚷着要回家。

最近十年变化太大了，尤其是重

庆直辖之后，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很快。沙坪坝有重百、新世纪、王府井、好又多这些大型商场进驻，购物环境与以前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了！品牌多，样式新，还经常有打折的促销活动。我可以在三峡广场为中心的沙坪坝商圈逛上一天，美美地享受shopping的乐趣！不仅白天逛，晚上吃了饭也可以出来逛，因为现在交通很方便，而且晚上还有更便宜的打折货呢！现在经常是我约妈妈去逛街，而妈妈常抱怨走不动了。

人人重庆 心心相印 恒安杯有奖征文 我与重庆直辖共成长 主办 重庆晚报 恒安集团 投稿电 wuhao9655@sina.com 电子邮箱: cqxy@mail.hengan.com 电话: 63632425 13368062345 冯小姐

个穷小子？他们只是张开笑脸迎接荷包充实的人。

今天妈妈去的地方，都是财富奔流的地方，可是，谁要想从中取一两金子，就得像机器一样地运转，如果谁疲惫倒下了，就会被立刻踢出局。越是人头攒动的地方，就越是金钱的闹热之地，财富是奔涌的，可它也需要奔忙的人来推波助澜，得到了财富，就必须付出不平常的代价，这是现时社会的规则。

如果要给我和妈妈这两代人作出评价，我或许会这样说，她们那辈过的是拮据而宁静的生活，而我们呢，包括那些刚踏入社会的新生代，会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与此同时，我们也将越来越奔忙，财富是不喜欢宁静的，这就是生活。



发展之途

丘皮

大学时，晚上十一点停电是一条颇受争议的规定，尤其是在夏季，广州那燥热的天气让人辗转难眠，强力的风扇成了无奈的摆设，无法照明的夜里，蚊子凶猛攻击，这一下，都在呼唤着电。

因为一点小小的创意和敢于突破的叛逆，隔壁寝室的室友首先过上舒适生活，这秘密是我先发现的。深夜，我被蚊群轰出房间，居然看见隔壁有轻微的灯光泄出，过去偷窥，才发现他们好不快乐，开着电扇，玩着电脑，同在一个屋檐下，怎么他们有电？

请同学喝了两次饮料，我才知道他们得逞的方法，由于设计了一个精巧的转换电闸，他们可以把室内的线路随时切换到走廊的照明电路上，遇到检查时，一切如常，可是检查人员一离开，他们就逍遥了。半带得意的同学把设计图画给我后，还吹了一句，“这点小问题，怎么能难住我们学供电的？”

我们寝室成了全楼的第二个星级客房，紧接着，有了第三间、第四间……好创意总是不胫而走，当我们全系都奔向小康生活时，麻烦却出现了——由于照明线路的载荷有限，加上某些同学搬来了大功率电器，宿舍楼的公共线路几乎要崩溃了，这事情引来了严厉的系主任，你知道，我们的好日子结束了。

设计电闸的同学本来要受校规处分的，可是这机灵鬼用他的智慧逃过了难关：为了防止私自转换的再次出现，他主动设计了一个功率监视器，只要公共电路被私搭，报警器就会报警，对此大为赞许的系主任饶过了他，可是，就因为这玩意儿的出现，让我们大学生活的舒适梦想完全破灭。

直到前几天通电话时，当年那位勇于设计的同学才告诉我另一个秘密，其实，功率监视器装上不久，他们寝室在夜里又能自由用电了，只是除了电扇消暑外，他们没做别的享受，而且全寝室订下攻守同盟，这才顺利用到毕业的。天哪，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同学轻描淡写说了一句：“只要你学做，没有做不到的。”

我不知道对抗校规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我清楚，只有敢于突破的人，才能把智慧发挥到极致，对了，忘记介绍同学现在的工作，他现在在深圳一家电器公司的技术骨干，他的事业，就是从顺应需要开始发展的。



奔忙的财富

邱红波

妈妈走了一天的“金融路线”，假如我可以这样定义的话。

我在几年前一时兴起，办了个证券公司的交易号，可放眼国内，像我这样数年间只进行一次股票交易的股民确实不多，于是今天我委托妈妈帮我把交易号注销了。另外，妈妈还要去保险公司缴费，顺便去银行存上一小笔款子，还有，她的小灵通也该充值了，所以我才说，妈妈和金融事务打了一整天的交道。

妈妈回来后说：“如如此多的年轻人擦肩而过，我才知道自己有多老。”我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妈妈解释，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银行和电信营业厅内，来回穿梭的多是年轻人，一方面衬出她的年迈，另一方面让她深深感到，现在的年轻人比她们那辈年轻时忙碌多了。

这是一个来自长辈口中公平的评价，至少我这样想。以前两辈人对比时，我总听到老一辈的人这样说，你们这辈真是幸福啊，有了手机和电脑，物质丰富生活水平提高了，甚至还能买大房子和小车。他们说的是事实，但我在细想时，却并没有感觉到幸福感真是飞升了千百倍，我们拥有的财富是比他们多了，可谁来计算过我们所要承受的压力？

我记得很多妈妈说过的她们年轻时的故事，虽然她们没有手机，甚至没有冰箱和电视，住在单位分的小房子里，但她们的生活是安逸而平静的，因为彼此间的收入差距不大，所以多数

云清刚到公司，就接到一位自称小何的男人的电话，问她是不是要出租房子。云清马上回答说：“当然要出租。”于是双方约定半小时后在出租屋见面。

两天前，公司秘书替云清打印了一张房屋出租启事贴在车站，小何是见了启事给她联系的。小何头发蓬乱，穿着破旧，像进城的打工仔。走进出租屋，他里里外外看了一遍，说非常满意，可以马上付订金签合同。说话间，小何去到厕所，说厕所里的水管有点问题。云清不相信，就前往查看，结果被早有预谋的小何一砖头砸昏在厕所，然后将其捆绑，抢走了金项链、金戒指以及万余元现金。

中午时分，云清从昏迷中醒来，好不容易挣开双手。她想给丈夫打电话求救，可丈夫到外省进货未归。她又接通了女儿雪莲的电话，但未待女儿接听她就挂断了，因为女儿远在北京读书，知道后肯定会担心。情急之中，她把电话打给了户籍民警牟子。云清被解救了，但她却从此落下

人都怡然自得，离开了过多的比较，她们似乎更容易找到幸福滋味。

而我们呢，为了过上比较好的“高品质生活”，要不断打拼，不断迎接竞争。是的，我们有了手机交流更方便，但要记住，通信公司并不是慈善机构，它还等着我们每月交话费，同样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卖车的和无数的商场，谁肯把服务和产品施舍给一



问题系列 警花爱情故事

不谋而合

莫测

了后遗症，凡是见到穿着不整之人，她都会心有余悸，并且经常噩梦不断，话语也比以前少多了。雪莲为此非常伤心，她中途退学，报考了警校，发誓要与不法之徒势不两立。

转眼间，雪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都结婚安家了，可她却没一点动静。云清有些纳闷，就绕着弯子询问女儿。雪莲欲言又止，最后说没遇到合适的。“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云清试探着问。雪莲双颊绯红，低头默认了。

其实，雪莲心中早有一人，那人苦苦追了她几年，她也没答应，因为那

人个子比她矮，家在农村，主要是怕母

亲瞧不上，更怕母亲见到他的家人后受刺激。

几天后，在母亲的安排下，雪莲要去雾都轩茶楼见一个人，说那人穿上白下蓝运动装，手持当天的晚报。雪莲心中马上浮现出了一位爱穿运动服、爱看书看报的人，这人莫非……未见其人，雪莲就对其产生了几分好感。不知不觉中，雪莲到了茶楼门口，她侧目一瞥，忍不住阴笑起来，原来此人正是她心中早就有的那个人——牟子。

云清知道女儿的心仪之人与自己不谋而合之后，心情豁然开朗，满脸春风荡漾，一天之中说的话比几年的话都多。（一）



成功, 风情万种

黄建华

成功，风情万种，人们总是频送秋波，谁都想成为她的情人。然而，事与愿违，在热烈追求的过里，不少人常常仅获得个一厢情愿的苦恋结果，与成功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这样的结果，令人沮丧，让人失望。

得不到成功，又有谁肯放弃？因为人生的过程，生命燃烧的能量是需要转化的，能量守恒定律早就为人们所认识。每个人生命的能量如何彰显？这个问题不断敲打着今天的人们，也不断叩问今天的时代和社会。

成功究竟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物质财富的拥有只是成功的一种表现形式，名利地位也只是成功的耀眼光环，而让人的生命能量的彰显才是真正成功的内核。社会能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自在地发出光和热，从而促使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是这个社会的成功。而我们每个人的成功，就是在彰显自己生命能量过程中，获得了愉悦与幸福，哪怕其间充满了艰辛与困苦，不屈与奋争。不管这能量或大或小，或轻或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全部的释放。这无疑在今天社会所需要并且倡导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的成功之梦想。



七个未接电话

黄梅香

开完会，从会议室出来，翻出调成静音的手机。手机屏幕显示，有七个未接来电，而且来自同一个号码。既然对方打来七个电话，一定会再拨第八个，不必浪费我或公司的电话费，我这么想。其实，更多的是，我不敢贸然回拨或者发短消息，我担心号码背后有异常收费的陷阱。

一上午，我没等到这个电话再打来。我暗暗告诉自己，看谁学得赢谁，我不回电话就是不回电话。接着，我在公司的大食堂吃饭，然后去休息室午睡，一步也没离开公司所在的大厦。

下午是人事部的例会，我特意把手机调成了振动，希望那个电话能再打来。电话不断，但是那个号码却“蒸发”了似的，没有再出现在我的手机



清理邮箱

赵盛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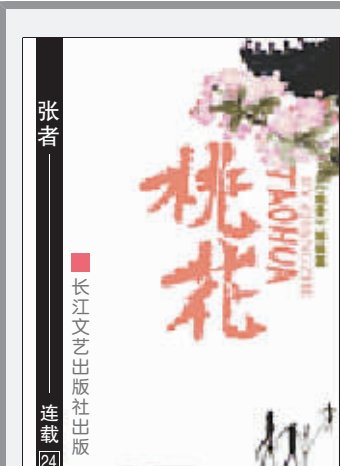
我有一个投稿专用的电子邮箱，其中包括草稿箱、收件箱、发件箱和垃圾邮件。根据情况，我会定期对其进行清理。

对于垃圾邮件，我根本就不打开，毫不留情地直接点击“清空”。对于发件箱和收件箱中的邮件，或留或删，我也很好取舍，很快就会清理完毕。

最困难的是草稿箱的清理。我首先已经把发表过的文章删除，剩下的就是还没有发表过的文章。在没有发表的文章中，我给分了三类，一类是已经得到编辑回复，等待发表，这类文章不能删除，暂时保留在邮箱里；二类是我自认为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但一时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报刊杂志，这些文章也不能删除，也要保留在邮

箱里；让我不能决断的是第三类，这些文章已经多次投稿，但都石沉大海，证明是一堆垃圾稿，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再次投稿的信心，按说这些垃圾应该删除，但我始终恋恋不舍。其实要删除它们非常简单，只要选择出来，点击“删除”键，用不了一秒钟的工夫就会删除得干干净净，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把鼠标的光标对准了“删除”键，就是不忍心点击，最终，还是保留在邮箱里，占有一块宝贵的空间。

保留精华，剔除糟粕，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可是落实到个人头上的时候，即使一些垃圾文字都不愿放弃，如果是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地位、权势、欲望等等，放弃则更难。可见，舍弃二字好写，做起来实属不易。



我和梁冰都被林小牧的话惊呆了。我们没想到林小牧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见到师兄的脸红了，然后由红变白，由白变绿，师兄猛地抽了一桌子，啪地一声吓了林小牧一跳。师兄指着林小牧鼻子骂：林小牧你他妈的混蛋。

师兄愤怒地站起身来，端起酒杯把一杯酒泼在林小牧脸上，师兄说：我真后悔为你辩护，你应该去坐牢，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师兄骂过了，扬长而去。

师兄在林小牧那里知道了刘曦曦的下落，他开始闹腾着要出国，师兄号称出国完全是为了开阔视野，为了自己的研究。其实我知道师兄出国是想找刘曦曦。

学校每年和国外大学都有交流项目，博士可以出去当访问学者，然后回来再写博士论文。师兄如果能够争取到这个项目出国，他就可以在不耽误读博的情况下去找刘曦曦。他就去法学院问了一下，法学院的老师说还没定呢，此事是暑假后走，一般在暑假前定。

师兄兴高采烈的回来告诉我，说这事没定，还有希望。我让师兄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件事要是没有导师的推荐连门都没有，你敢保证方正先生会帮你嘛。师兄一听这话便不言语了。晚上，师兄硬拉着我去方正先生家。最后方正先生说，师兄只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他就可以让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出国就有希望。

为了在一个月之内完成论文，师兄整天都是早出晚归的。为了不让师兄打扰他，骗她说是接了一个案子，在出差。事情被戳穿之后，师兄不得不和盘托出了事情的真相，将他和刘曦曦的故事娓娓向师兄道来。当师兄再说我出国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时，师兄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眼泪夺眶而出，师兄哽咽着说：师兄，我真的对不起你，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孩子。

在那个有月亮的夜晚，师兄和师兄在我们宿舍最后抱头痛哭，然后师兄离开了宿舍。

在师兄临走时她告诉师兄，本来方正先生是绝不支持你出国的，让你写论文只是一个借口。现在看来我只能帮你说服方正先生了。姚从新，你是一个负责的男人，你应该去寻找自己的孩子，刘曦曦一个人在国外多难呀，我衷心祝你你们幸福。师兄说着拉开了门走了，一路哭着回了自己的宿舍。

正如师兄说的那样，方正先生坚决不支持师兄出国。当方正先生看了师兄的论文后毫不犹豫地将其枪毙了。

就在师兄准备重新写论文的时候，方正先生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种转变后来我才知道和师兄有直接关系。方正先生把师兄叫到家里叹着气说，在现阶段让你迅速完成一篇论文并且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确实难为你了，不过我还是很支持你出国的。

方正先生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篇

稿子，说这是我已经完成的一篇文章，你拿去润润色，署上你的名字，打印出来寄给《法学》编辑部吧。

师兄吃惊地望望方正先生，说这可是你的论文，我怎么署名发表呢？方正先生说，这只是个技术问题，论文当然还是我的，让你拿去发表一下，主要是为了争取出国这个名额。只要你这次出去了，我这篇论文不仅在学术内而且在学术外也发挥了作用，这篇论文的价值可就大了。方正先生说着自己笑笑，咱们只有不拘小节了。

老帅！师兄有些深切地咽了一声。师兄有些动情地说，我真不知该说什么了，你对我的希望那么高，我担心会让你失望。方正先生说，你的悟性比你以往的师哥之上，假以时日你将前途无量。不过你要记住，这篇论文还是我的，我只不过拿给你用用。这有点像武林比武，弟子功力不够，师傅在背后发功，比武了师傅把功一收，那功力还是师傅的，弟子的功力还要弟子苦练。

《法学》编辑部在用稿通知中高度评价了论文。

在暑假快要来临的时候，法学院出国访问学者的名单确定了下来。师兄凭着方正先生的那篇论文，或者说按照方正先生的说法，师兄借助方正先生的功力在比武中胜利了。

虽然我知道方正先生为了师兄出国帮了大忙，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幕，更不知道师兄发表的论文是方正先生的，而师兄发表的这篇论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学院为了决定今年的访问学者开了几次会都没定下来，最后闹得有点僵，最后分成了两派，而这两派都是法学院的实力派。在法学院方正先生和陈仲舟都是学术权威，法学院院长和方正先生近些，但是主管法学院学术交流的是常务副院长黄希，而黄希又有陈仲舟是师兄弟，黄希的话是十



照片上，赫然是一具女孩子的尸体。仿佛是猝死，那眉眼，那模样，依稀就是杜若！另一张是死者生前的生活照，开着一辆红色宝马，巧笑倩兮，青春洋溢。完全可以肯定就是杜若。

那份晚报是关于此事的大篇幅报道：广州百洋船业总裁之女为情自杀！

原来百洋船业的总裁苏凤阳有一个独生女儿，取名苏儿。苏儿十七岁那年遇上了一个花花公子，从此就坠入情网。两人山盟海誓，如胶似漆。故事发生时苏凤阳并不知道，后来听到了风声，命手下人去打听那家伙的来历，手下人几天工夫就把那家伙的详细资料搜集过来了。苏儿爱上的这个人原来早就有了妻子，还生有两个孩子，他隐瞒自己的婚事，靠着长相帅气，专门为名门豪富家的太太、千金，以此为生，并养活自己在农村的妻子和儿子。其实富豪圈内明里暗里多少都知道这个人，吃过亏的大都不愿声张，顶多雇人修理这家伙一顿也就够了。可是苏儿情窦初开，对感情过于执着，连苏凤阳也没料到后来的结局居然这么严重。

苏凤阳把那个花花公子的资料往苏儿面前一摆，让她立刻离开那家伙。苏儿当时表现得十分平静，看完之后也不哭，也不闹，甚至也不说

话，就开车离开了。不料第二天就传来了那个花花公子的死讯，服用了过量的氰化物，身中剧毒而亡。

然后苏儿就像消失了一样，怎么都找不到她的下落。直到三天后，警方找到了她，她已经在广州某一公园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留下线索。自杀前，她给那个花花公子在农村的妻子汇去了五十万块钱，那是她攒下来的私房钱。她用这些钱买了那个农村妻子的丈夫的性命。

时间是三年前的9月份。也就是杜若离家出走的日子。

郎周默默地看完，身体居然停止了颤抖，像看陌生人似地望着杜若，问：“那个花花公子叫什么名字？”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

杜若垂下头，叹了口气，说：“陆海生。”

“你……你是在骗我吗？”郎周悲哀地望着她，“一切……一切都是假的。”杜若茫然地摇头：“不，不，不是的。我没有骗你！我……”她嘴唇翕动，却说不出话来。

郎周惨笑着说：“没有吗？你没有骗我吗？你说你叫杜若，你说你父亲失踪了，你说你孤苦伶仃，你说我们同病相怜……这难道是真的吗？啊？这难道是真的吗？”

杜若的脸色惨白似纸，哀求似地望着郎周，脸上泪珠滚滚：“我……我没有骗你……相信我……”

“相信你？你让我怎么相信你？”郎周哈哈大笑，脸上热泪横流，“你年少无知，被人欺骗了感情，我不怪你；你杀了他，犯下罪行，我也不怪你；你能汇款给

他的家人，我非但不怪你还高兴；你死而复活也无所谓，哪怕你真的是一个鬼魂我也不在乎……”可是，“郎周的脸上露出哀求的神色，‘可是你为什么骗我？’”

郎周说着说着，慢慢向门外走去。钟博士望望杜若，又望望郎周逐渐消失的背影，欲言又止。杜若看了看他，淡淡地说：“你还不走吗？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了，你不跟着他们去寻找那个大秘密吗？”

钟博士听了这话，又折回身来：“我对什么秘密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样死而复活的，也想研究出你梦游吃东西的原因。”

“好啊。”杜若说，“我告诉你。”

郎周漫无目的地走上了大街，街上停着一辆小型的奔驰房车。兰溪请他上了车，郎周一进奔驰车，不禁大吃一惊，面前的沙发上居然坐着两个人，左边那人是冯之阳，右边是个身穿休闲装的年轻人，长相蛮帅，神情却比较懒散，嘴里嚼着口香糖，斜斜睨了郎周一眼，便不再理睬，专心嚼他的口香糖。

兰溪说：“郎周，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冯之阳先生。”又指了指旁边那个年轻人，“这位是马氏控股集团的总裁，马骏先生。刚才我跟你提过。”

忽然，隔开前面驾驶室的玻璃缓缓降了下来，露出一张脸：“哈哈，郎周，还有我，也是昨天晚上刚刚见过。”

郎周一看，心脏猛地一跳，这人居然是刘汉阳！看来冯之阳和马骏真的是刘汉阳了，兵合一处，打将一家，开始精诚合作。他有些惊慌：“你们……你们找我干什么？”

“找你父亲啊！”冯之阳说，“分别十年了，难道你不想他吗？这些年要不是我们三拨人相互牵制，早就去找他了。现在我和马骏取得了一致意见，杜若就到不了话下了。”

“到底怎么回事？”郎周问。“呵呵，慢慢地你就清楚了。”冯之阳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